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歌謠

北京大學日刊課發行

號壹拾叁第

(目要)

來件	兒歌選錄	民歌選錄	討論
----	------	------	----

(二二首)
(十八首)

本週刊	售價每	號期圖	二枚郵	寄大洋	一分中
-----	-----	-----	-----	-----	-----

本會特別啓事

去年本校二十五週年成立紀念，是本刊誕生的日子；今年本校二十五週年紀念，是他的週歲；所以我們也要給他作個「抓週」，打算到那時加印幾張特刊。希望本會的會員和愛讀本刊的各位先生惠寄「宏篇鉅製」——或作專門的研究或示整理的方法——以充篇幅，不勝盼切！

討論

歌謠與方言調查

歌謠與方言的密切的關係，這里可以不再多說，因為歌謠原是方言的詩。當初我們徵集歌謠的時候，原想一面調查方言，但是人力不足，而且歌謠採集的進動正在起頭，還未為社會所知，沒有十分把握，恐怕一時提出許多題目，反要分心，得不到什麼效果，所以暫且中止了。這一二年來，承會內外諸君的盡力，採集事業畧有根柢，歌謠採到的也日漸增加，方言調查的必要因此也就日益迫切的感到。我們原擬編輯資料的時候，依照中國言語分布的區域，把各區的歌謠囑託本區的會員分註校註；在方言調查未曾舉辦以前本來只有這個方法可以適用，但實際上也很有困難。因為歌謠裏有許多俗語都是有音無字，除了華北及特別製有俗字的廣東等處省以外，要用漢字紀錄俗歌實在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強寫出也不能正確，容易誤解，譬如「像煞有介事」一語已經很通行，但如照國音讀去，便又不成話了。單用漢字既是不行，註音字母尚未製有方音字母，也決不够用，所以照現在情形，想好好的錄出一首地方的俗歌來，決不是容易事情。就我所

知道的範圍裏說，紹興歌謠雖然在范寅的「越語」內錄有四十首，却是記的不很完善，幾乎非本地人不能了解，我想用別的方法去記，終于沒有好的法子；現在參照錢玄同先生的意見，用羅馬字注出一首，辦法上當然很有可商的地方，但總之足以證明非用這一類方法決不能錄出這篇歌詞來了。

- 「大媽媽呀，荐荐我哇！」 "Doo momma ghe, ciencien go eha?"
 - 「我弗會(合)荐！」 "I Ga feoient?"
 - 「小嬌嬌，荐荐我哇！」 "Shian sensen diencien go oih?"
 - 「唯！」 "Euu?"
 - 「荐荐帶東嘉德裡，
 - 老爺來啤著棋，
 - 太太來啤游嬉。
 - 問我年紀，
 - 「廿歲以裡。」
 - 問我生活，
 - 「粗細來得。」
 - 太太拉里來帶；
 - 帶個大頭如意，
- Thicien ciencien contehit,
Tsuja Jehang Tshahzhi,
Thasha Jehang Jushi,
Men go gniencii,
Gnian see jili,
Men go saqwel,
Tzushii leteli,
Thutha laliletas,
Tsakeli doodeuzhii,

走個一塊石板到底，
吃個三轉糖個白米，
蓋個紅綢綉被。

Tzenkeh ihkhue kahpantantii,
Chihkeh sautzentsauloh bahantii,
koekoh wuq dzemienhie.

Chiachi:

Chihkeh wong tzanmii,

Tzenkeh laandandii,

Tzaqtzeh Lientakhele,

Ihtoh Pawhoshii,

Suehtzueh gehqehii,

Tsendzong pawejii,

Kahzan meentienfii.

吃個黃早米，
走個爛泥地，
帳子揭帶開來，
一拓破花絮，
蟲子口口里，
臭虫擺圍棋，
蛇蛋滿天飛。

帶的是大頭如意，
走的是一塊石板到底，
吃的是最高的白米，
蓋的是紅綢綉被。
回到家去：
吃的是黃早米，
走的是爛泥地，
帳子揭了起來，
一塊破爛被棉，
蟲子蠕蠕的爬，
臭虫擺圍棋，
跳蚤滿天飛。

(註一)「我」平常讀「*wa*」，「我們」則曰「*wa*」，此處「我」讀若「*wa*」，係傲慢之意。

(註二)讀者歌，去聲，應聲也，表示十分願意；平常只作平聲。

大意

「大媽媽呀，給我荐一個地方吧！」

「咱們不會荐！」

「小媳婦，給我荐一個地方吧！」

「好罷。」

一荐荐在嘉德裡，

老爺正在下棋，

太太正在游嬉。

問我年紀，

「二十以內。」

問我做甚，

「相細都行。」

在太太那里，

這一首歌未見著錄，是我從口頭錄下來的。上述的拼法大抵照依先生的意見，限于二十六羅馬字，不加符號，關於這事錢先生不久當有更完全的辦法發表，這里不必多說，只有一二字因係特別方音，須得略加說明。

「*wa*」一字，表紹興的「*齊*」字聲母；又用「*wa*」字表「*其*」字一類的聲。我覺得趙周諸先生的辦法，用「*wa*」字代「*其*」字頗為適宜，所以也照用了。這個拼音問題，本會曾經籌議過幾次，不過還沒有製成音標；現在需要甚急，可儘即日進行，定出一種羅馬字來，以應急需，所以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不難就有著落了。

音標製成之後，倘若小規模的做去，把歌謠編輯成集，由各區的會員分任校音註解，也就可以對付過去，編成相當的書冊，沒有什麼缺陷了。但是這種急就的編法不是歌謠研究的本意，進行的第一步固然在于搜集編輯，後面却還有第二步的研究在那里。要做研究的工夫，充分的參考資料必不可少，方言也就是其中的一種重要分子。所以為將來研究的預備起見，方言調查覺得是此時應該着手的工作，雖然歌謠搜集的事業也還正在幼稚時代；因為這件工作不是一年半載所能成就的，早一點着手較為適當。好在方言調查的利益不僅是歌謠研究

能夠得到，其大部分還在別的學問方面，可以希望得到大家的注意與贊助，或者還不是很難成功的事業。即如近來的文學革命，轟動一時，反對者視若洪水猛獸，固然認不可言，贊成者歌舞昇平，以為大功告成，也是太樂觀了；平心而論，國語文學之成立當然萬無疑義，但國語的還未成熟也是無可諱言。要是只靠文學家獨力做去，年深月久也可造成「文學的國語」，但總是大費力，也太迂緩了，在這時國語家便應助他一臂之力，使得這大事早點完功。我覺得現在中國語體文的缺點在於語彙之太貧弱，而文法之不密還在其次，這個救濟的方法當然有採用古文及外來語這兩件事，但採用方言也是同樣重要的事情。我們寫一篇文章的時候，常覺得缺少適宜的字，心想倘若有一部同英國 Poole 所編的相似的詞典，收羅著各種方言成語，可以供我們的選擇，那就非常得力了。方言須查如能成功，這個希望便可達到，我相信于國語及新文學的發達上一定有不小的影響。在其餘的各方面當然也是很有用處，祇因覺得和自己關係稍遠一點，所以不復贅說了。

方言調查的事業，將來當有一個會專管，自有適當的辦法，現在只就所見到的略說一二。普通的方法，大約是分別門類，把一地方特別的言語紀錄下來，註音釋義，務求詳盡；這是以地域為主的。但我覺得還有一法似乎也頗適用，便是以詞為主的；舉出名物疏狀動作多少字，徵求各地不同的名稱，總結起來，仿佛

是揚子雲的「方言」似的。用第一法時，容易遺漏，這樣很能補救這個缺點。我曾說起紹興凡遇小兒跌磕能忍痛不很叫喊者稱曰「大皮牛」(Doobahn 形容詞)，馬夷初先生說廣東亦有此語，云「大皮仔」，常維鈞先生說北京則云「皮實」。這樣的搜集比較起來，也是很有趣味的。除囑託各地人士調查筆錄，繼續進行外，對於特別事項，這個指定彙集的方法，有時也可以用，而且或有特別便利的地方。有許多生硬的字，覺得不很適用，却又找不出好的替身來，如「接吻」這一個字我總疑心不是現成的國語，音義又都不見得好，倘若訪求方言，必有適宜的字在那里，(如「親嘴」，便好的多了)，彙集可以應用。我希望方言調查能够早點著手，早點成功，所以寫這一篇當作提議。

(周作人)

民歌選錄

△山東▽

香瓜花

(谷源瑞)

香瓜花，葫蘆花，
守着姐夫不想家。

有了魚

有了魚，不吃蝦，
有了媳婦不要媽。

生吃蟹子

生吃蟹子活吃蝦，
吃飽了，吃他媽媽。

東洋鬼兒

東洋鬼兒，招砲子兒，
打碎船兒，喝海水兒。

原注：這一則，起於甲午戰後。

沒有娘的孩兒

沒有娘然孩兒，真難過。

跟着爹睡，爹打我，

跟着娘睡，娘拍我。

自己睡，貓咬脚。

找根棍兒，戳！戳！戳！

小煙袋兒

小煙袋兒，下脚搓。

你是兄弟我是哥。

裝壺酒兒咱倆喝。

喝醉了，打老婆。

打殺老婆怎麼過？

有錢說個花大姊，

沒錢娶個灰老婆。

時興人

時興人，怕老婆，

正推着磨，去刷鍋；

滴滴尿罐子，磕雞窩，(1)(2)

上了炕，懷抱老婆，

手包脚，脚上的雞眼下把摸；
一天三時洗裏脚。

原注(1) 滴溜，手提也。
(2) 磕，堵也。

齒割

齒割，齒割，割大雞，(1)
割你老娘家的大槐樹，(2)

老娘給個碎碎吃，

給門給個粉粉擦，(3)

一擦，擦到十七八；

給了南園老陶家，

十八個猪子十八個羊，

十八個驢子繩成行。

原注(1) 割，皆讀如字。

(2) 老娘，外祖母也。

(3) 給門，舅母也。

牛耳根

牛耳根，河芹子，(1)

打發閨女出門子。(2)

三斤豆腐二斤酒，

打發閨女上轎走；

爹也哭，娘也哭，

你們，你們，你別哭！(3)

將你閨女享大福，

舖新褥子蓋新被，

一對小脚踏金櫃。

原注(1) 芹子，野菜名。

(2) 三斤豆腐；形容出嫁時也。

(3) 你字，皆讀如字。

大紅雞

大紅雞，采裙子，

打發你閨女出門子。

一斤豆腐二斤酒，

打發你閨女上轎走。

爹也哭，媽也哭，

丈人丈母你別哭，

將娶你閨女享大福。

八仙桌子靠洋燈，

象牙筷子靠酒盅。

戴金梅子拉金被，

兩隻小脚踏金櫃，

大米乾飯就臭蝦，

揀的你閨女鑽屋巴。

大米乾飯就白煮，

揀的你閨女上炕輪。

大米乾飯就茄子，

揀的你閨女兩截子。

勾勾雞

勾勾雞，上草架，

俺爹俺媽不給我說老婆。

一說說了七八個。

好的都跑了，

只贖了個懶殘貨。

叫他去刷缸。

她就跑兒缸裏補襠襠。

叫她去刷鍋。

她就跑兒鍋裏打破鑼。

叫她去刷筷子，

她就去撥弄那孩子。

叫他去燒火，

她就撥弄她的脚。

叫她去刷碗，

她就撥弄她的簪。

叫她去掃地，

她就扣個窩放個屁。

叫她去飽葱，

她就跑兒牆頭上罵她公。

叫她去摘茄子，

她就跑兒圍裏吮兒咂兒拉屎撒子。

(以上十一首通行威海衛)

西方路上一張床 (張永善)

西方路上一張床，

又想爹來又想娘；

想起爹起來爹抱我，

想起娘來睡濕床，

左邊尿，右邊放，(1)

左邊尿了放到胸膛上。

原注(1) 尿，動詞；讀如 *niào*。

小小蟲

小小蟲，尾巴長，(1)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他媳婦背到坑頭裡，

把他娘來背到山溝裡，

捍白餅，捲雪糕。

媳婦，媳婦你先嘗，
我上山中看咱娘，
咱娘變成個屎蛭螂，
推小車，販糶糧，
吱嚶，吱嚶的輪不上。

原注(1)吾鄉俗稱家雀爲小蟲。

鐵棒捶

鐵棒捶，丁丁響，
俺娘賣到俺糧船上，
白牙裏喝大米飯，
後上喝小魚湯；
還山看之那山展，
山展看俺娘嘴笑，
俺看山展淚不乾，
河裡的鮮花配洋蒜，
指甲桃配子花石榴。

原注(1)包，讀如坡Po。
(2)了，讀如老Lno。
(3)指，讀如吉Chi。

小二便

小二便，
騎之驢子牽之馬，
東庄就是他丈人家。
大舅子看見往家讓，
二舅子看見往家拉；
三舅子看見搬把椅子你坐下，
四舅子看見緊篩酒，慢篩茶。
小二便，上馬棚裡拴馬去。

窗戶欄裡瞧着她；
沙白的臉，官粉搽；
漆黑如頭髮紅網扎，
絲綢子衫，大腕襠，
綠絲帶，一搭拉，
紅綾子小鞋拉線花；
看個日子要打了罷！
(以上四首通行泰安)

大米

大米

小米小米綠豆飯，
黑餅白餅捲鷄獨。
走一走，扇一扇，
阿彌陀佛好熱天。

(張元亨)

新女婿

新女婿，坐上席，
烏木筷子多粉皮，
一勺么一出甜，
勺么不住，乾着急，
臨走拐了個大閨女。

辭皂

辭皂！辭皂！
新年來到。
閨女要花，小子要炮。
老頭子要個大禮帽，
老媽子要個手帕。
踢一脚，打一拳，
問你老媽子過的什麼年。

月老娘

月老娘，亮堂堂，
開開廟門洗衣裳；
洗的黑，漿的白，
嫁個女婿不成材。
趕個集，到黑來，
給孩子捎了個燒餅來，
捎倒了燒餅沒芝麻，
氣的孩子打爹打媽。

你是兄弟

你是兄弟我是哥，
打一壺，咱倆喝；
喝醉了，打老婆，
打死老婆怎麼過？
有錢的娶個花花婆，
沒錢的娶個癩老婆；
吃，吃一鍋，
拉，拉一鍋；
放屁打成鏢。

(顧寶隨)

(以上五首通行臨濟)

大雪

大雪紛紛下，
柴米都漲價；
砍斷棹子腿，
板棧也害怕。

(谷健之)

(通行威海衛)

龍生龍

(曲雲舉)

龍生龍，鳳生鳳，
老鼠生的會打洞；
鬼子生的轉山坡，
蟹子生的橫着行。
自從爹娘生下我，
好吃懶做不願意動，
那一天，時運紅，
贏的錢，搬不動，
雇着小驢往家送；
爹也喜，娘也敬，
妻子歡喜的拍打臂。
今日天，時氣差，(1)
輸了錢，回家拿；
爹也愁，娘也罵，
從小學着說話話；
說的強，拉的好，(2)
拉上兩把大乾草；
長的鋪，短的烤，
烤穀了，睡大覺。(3)
睡到一更一點半，(4)
渾身凍的出虛汗；
睡到二更二點半，
好似孫猴吃辣蒜；
睡到三更三點半，
我合閻王見一面；
西南邊來一個大黑漢，
他言道：
朋友！朋友快醒酒！

醒了酒，去拉船，
南面拉到通州壩，
北面拉到黃河岸；
拉了一年正一載，
銀子成了百，銅錢成了萬，
我就捧着往家轉；
明光大道我不走，
烟柳巷，穿一穿，
二八佳人門前站；
他用金蓮鉤一鉤，
我的銀錢見一見，
日平西，黑了天，
包着餃子做着麵；
住了一年正一載，
銀子去了百，銅錢去了萬。
自小懶惰成了性，
什麼事情不能幹；
虧的東屋隣居來行好，(5)
隔牆掉過瓢一扇；
掉的緊，接的慢，
瓢落地，七八半；
東屋借個針，
西屋借個線，
連連補補去要飯；
天上下雪地下差，
狗子咬，我就跑，
跑倒了，磕碎瓢，
撒了飯，狗子吃，貓子看；

地方老爺報了官，
老爺問道甚麼事，
吃喝嫖賭抽大煙。

原注(1)時氣，猶言時運也。

(2)強，猶好也。拉，猶說也。

(3)睡大覺，覺讀如教，眠也。

(4)更，讀如經。

(5)虧的，猶幸也。

(通行文登)

兒歌選錄

△山東▽

狠打柴

(谷源瑞)

狠打柴，狗燒火，
爐子洗臉蒸餅餅，
鴨子挑水撒拉脚。

煙袋鍋兒

煙袋鍋兒炒雞蛋，
先生吃，學生看。

你再給我看，
我打你這個千八蛋！

小巴狗兒

小巴狗兒，上南山。
摸葛子，賣銅錢。
挖梗米，撈乾飯。

他爹吃，他媽看，
小巴狗餓的滿地鬼轉。

割溜溜

割溜溜，酸滋滋，(1)
開紅花，染兜兜；
染個兜兜石榴紅，
養個孩子叫劉成。

原注(1)滋滋，讀如「又」。

割大鋸

割大鋸，拉大鋸，
割他老娘的大槐樹。(1)
老娘不給飯兒吃，
上牆挖鴨蛋兒吃。
瘦不廝，煮不爛，
小孩急的滿頭汗。

原注(1)老娘，外祖母也。

老王看羊

老王，看羊。
看羊不飽，撿草。
撿草不多，刷鍋。
刷鍋不乾淨，撿麥苗。
撿麥苗不甜，賭錢。
賭錢不贏，點燈。
點燈不亮，燒炕。
燒炕不熱，

跑兒南河裏變個大花蓋兒籃。

噹兒噹兒

噹兒，噹兒，賣糖來！

甚麼糖？芝兒糖。

指點邊邊兒俺嘗嘗。

不用嘗！拿過錢來就是糖。

南園一棵梧桐樹，

割着板兒，遺了船兒，

上江南，賣了錢；

回來，又是銀子又是錢兒，

又是白糖又是飯兒。

巴狗兒巴

巴狗兒巴，你看家！

我上南園擷紅花。

一畝紅花沒擷得了，

聽見巴狗汪汪咬。

巴狗巴狗你咬甚麼？

一對媒人來到了。

東鍋酒，西鍋茶，

媒人媒人你坐下，

我和媒人答句話；

我的閨女剛十八，

連雙鞋幫兒不會熟。

媽媽媽媽你別愁，

我到後園擷石榴，

石榴花，戴滿頭。

金棒

金棒，金棒，金家灣，

水平斗，圓上圓，

我磕花棍朝西南；

西南府，到來船，

張家的伙計會搖桌；

單腿兒跳，雙腿兒跳，

一跳跳到娘娘廟；

娘娘宮，娘娘港，

娘娘的孩兒叫金棒。

我磕金棒一月一，

天上下雨地下濕。

我磕金棒二月二，

家家戶戶熏蟲棍兒。

我磕金棒三月三，

驢蹄蹄子馬撒歡。

我磕金棒四月四，

黃毛刺子好挑剔。

我磕金棒五月五，

挺拔河豚魚子皮，

好執鼓，小鼓執了無其數；

大鼓執了二十五。

我磕金棒六月六，

碗大的饅饅一包肉，

咬一口，養吊兒臭，

一脚蹬到孤山後。

我磕金棒七月七，

善養兒來，包圓食。

我磕金棒八月八，

八個老頭兒來刷臉。

我磕金棒九月九，

九個老頭兒來吃酒。
我破金棒十月十，
十個老頭來趕集。
要槍的，要刀的，
但更後頭沒毛見的。

原注：這是兩人持棍相碰為戲時歌以爲節。

响响雞

(谷健之)

响响雞，上草架，
他爹不給他說老婆，
一說說了七八個，
好的都死了，
就賸些爛殘貨。
教他往東，他往西，
教他打狗，他去趕雞，
教他燒火，他去掃地，
教他推磨，他去放屁。

(以上十首通行威海衛)

打羅羅

(張永善)

打羅羅，羅面面，
X吃了個口口甜。

掃帚棍

掃帚棍，掃掃掃，
唱個唱，給狗聽。

小給

小給說，當街坐
大車來了壓殺我，

喂哩！我躲躲！

板棧裡

板棧裡，板棧外，
板棧底下菊花開；
紅荷包，綠估帶，(1)
亞亞油，變花開。

原注(1)包，讀如坡。

打羅羅

打羅羅，羅面面，
黃面窩窩你辦辦；
粟是甜的，
面是黏的，
孩吃了玩去。

甜糖糍

甜糖糍，苦糖糍，
騎之大馬騎秀才，
秀才騎之紅纓帽，
媳婦穿之哥登鞋，
哥登哥登上樓去，
哥登哥登下樓來。

原注(1)給，追也；讀如Nion。

打羅羅

打羅羅，蒸饅饅，
蒸了饅饅誰吃？
給X吃。(1)

吃了還不夠，
他大舅持了來的饅饅肉。
吃了還不夠。

咬他大舅兩口肉。

原注(1)X，小孩的名字。

苦葉子花

苦葉子花，香椿芽，
領之姐姐去喝茶；
茶又香，酒又甜，
領之姐姐上花園；
花園裡一汪水，
濕了姐姐的花褲腿，
紅漆橋，綠漆邊，
拾起橋來隨擲擲。

(以上八首通行泰安)

來

件

十月二十八日

收到楊荷生湖北漢陽歌謠八則

收到周才艾湖北漢陽歌謠十四則

二十九日

收到陳自能四川榮縣歌謠二十則

收到王信我廣東平遠歌謠三十六則

三十一日

湖北武漢等處歌謠二十八則

河南榮陽歌謠一則

四川錦竹歌謠一則

山西太原歌謠一則

十一月一日

收到于正四川江津歌謠四則

收到張四維雲南箇舊歌謠二百六十則